文化周刊

读书

WH 读书会

大地养育古老的自然

■ 朱晓剑

生态，最近几年一直是热门词汇。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生态的破坏也引起了业界和学术界的争论，这在文学上也有所反应。近日，一套名为《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的丛书引发了读者的关注。

译丛收入四部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分别为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特丽·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以及西格德·奥尔森的《低吟的荒野》，也是四位作家的代表作，在美国自然文学中颇有影响，并被收入美国的权威性文选及高校文学教材之中。而这套译丛由研究美国自然文学的学者程虹教授翻译，再度引起了读者对自然文学的兴趣。

作家们在对自然文学的书写过程中，其所强调的自然、和谐、生态的理念跟时下的生态环境保护有着许多契合点。

自然文学的历史

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文学所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的认知程度。在《山海经》一类的书里，就有对自然的关注，在后来的自然写作中，自然也时常被提到天人合一的状态。在欧美国家，对自然的书写自成一派。这类作品包括梭罗的《瓦尔登湖》、爱默生的《论自然》到惠特曼的《典型的日子》、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郡年记》。同样，布封的《昆虫记》和卢梭的《植物学通信》等等都属于自然文学的典范之作。

卢梭认为，标本只能“帮助我们回忆以前认识的植物”，却无法“帮助我们去学习未曾见过的植物”。对植物和动物的关注，对乡村和荒野的书写，成为自然文学的主题。在更多的时候，这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当自然生态被破坏以后，疾病、自然灾害等现象都会相继出现。这伤害对更多的个体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在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也正是这个理念，让自然文学的作品层出不穷。

在更为广义的自然文学中，其所书写的对象更多是对自然的描摹，而非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其所强调的是自然生态的理念。金涛在谈到自然文学时表示，在人类盲目地追求高消费、高标准的生活方式，工业化肆意破坏大自然生态环境，致使极度物质化的社会面临严峻的冲突时，自然文学开始从生态平衡的角度进行思考。无论如何多样化，作品总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人们对自然的兴趣，并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新的态度和观念。它以文学形式来描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伦理关系，倡导与自然和谐共处，像自然那样生机勃勃的精神与生活态度。

回归到生命的原生态

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里的四位作家都是美国自然文学中的代表人物，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跨度很大。自然文学的作家们不仅在作品里和生活中身体力行对自然的尊重，甚至还常常为此改变生存方式，《遥远的房屋》作者贝斯顿在大海边筑了一个“水手舱”，一个人在此生活了一年；《低吟的荒野》作者奥尔森因为迷恋奎蒂科－苏必利尔荒原，把家安在了那里并终生居住于此；《心灵的慰藉》的作者特丽·威廉斯以独特的经历和写作风格记述了自己如何陪同身患绝症的母亲在美国西部的大盐湖畔，从大自然中寻求心灵的慰藉。

虽然在自然文学上，许多作家对此关注的还较少。但也有作家自然进行反思，比如作家安武林曾说，在铜钹山上，品尝山里人家的美食，感受大自然的幽静和清凉。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是放松。毛竹郁郁葱葱，小溪淙淙有声，那轮圆月，凝成了一滴夜露，摇摇欲坠。萤火虫啊，蛐蛐的鸣叫啊，蛙声啊，很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在《寻归荒野》增订版序中，程虹写道：“多年的研究与经历使我感到，荒野不仅是实体的自然，也是自然的心境，或心境中的自然。”在自然里，生态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它链接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平衡，这一旦被破坏，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回归到生命的原生态，是让我们能更多地分享自然的奥妙之处，从而让生活过得更为适意一些。

将自然的还给自然

“哪里没有生态的远见，哪里的人民就将走向毁灭。”“没有野生动物的乡村将是一个精神的真空。”当社会文明进程加快的时候，我们是不该遗忘生态和乡村的，而对大自然的探索还在继续。

英国诗人爱德华·托马斯说：或许大地不属于人类，但是，人类却属于大地。在大地之上所孕育的物种，是丰富而又多元的，其自然生态的平衡正是自然、山川河流发展的规则。在英国电视连续剧《远古入侵》中，由于法则的改变，带来的灾难是严重的，人类的命运也会有所改变。

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先污染后治理的环保理念在今天亦有所改变。但这条路无疑还很远要走。当回归自然家园的浪潮成为一种时代的趋势。而自然文学给我们所提供的是一种生态的范本，它在给我们以警示：自然是生态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共存，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对立。

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书影。

WH 我在读

文至真情乃是高

■ 万才胜

这些天来，我又一次拜读玉峰兄再版的散文集《钟灵毓秀陵水河》（上、下册），这部洋洋洒洒70多万字的文集，仿佛是现实土壤结出的一大串硕果。文集是他诉说山水寄情的心得，是他诠释山川言志的体会，更是他对养育自己的山山水水的衷肠，字里行间无处不氤氲着来自故土的地气。

李玉峰生在陵河边，长在山水间，几十年的生活积淀，在他心灵凝聚成一首炽爱故乡的歌，抑扬顿挫都是情，真可谓“文至真情乃是高。”数十年来，几多朝朝暮暮，无数云烟漫漫。他写山写水，写家写乡，写人写景，从青丝两鬓写至白发凋零，面对大千世界，写到情深意浓时仍会老泪纵横。

在人生的旅途上，玉峰从不沉湎于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不在觥筹交错的筵席上对酒当歌，不在烟雾缭绕的赌场上孤注一掷。他只与书本做伴，与文章同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就是宿命使然。他今生今世只与文学结缘，尽管外面商海沸腾，政界红尘激浪，他只在文学这艘船上闲庭信步，笑看云卷云舒，静观潮起潮落，不管外界如何喧嚣，他仍孤守寂寞，在文学的路途上踏出一条既艰辛、苦涩而又五彩缤纷的大道，真可谓是不经风雨怎见彩虹。

玉峰以朴实的布衣情怀和勤劳的农民姿态亲近大自然，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里，写出了一篇篇对自然生命敬畏的美文，读之有如醍醐灌顶。他经年累月坚持在生活的锅灶里爆炒煎煮，夜以继日在思想的熔炉中冶炼淬火，终于成就了一篇篇像春天里涌动着生命之绿意的文章，这文章字里行间所孕蕴的情既借助和煦阳光和习习微风的吹拂，当然还离不开整整一个冬天的精气的内敛与贮藏。

感恩成了他文集的主旋律。他从感恩生他养他的父母写到感恩给他启蒙的母校。他从感恩在人生旅途上为他指点迷津的兄长写到在文学之路上给他贶教的老师、文友和同事。甚至连伤害他的人他也要感恩，让他学会了坚强。他从感恩在路旁给他遮荫的一棵树写到感恩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他从感恩夜间走在乡间田埂上为他闪烁一点光亮的萤火虫写到浩瀚宇宙为他开启无限遐想的灿烂星空。他从感恩虽居危房但也能为其遮风避雨到感恩大千世界为他锤炼驾驭人生沧海惊涛骇浪的本领。他从感恩大自然联想到了诸多方面的感恩。有人给他一个微笑，他要感恩，是那个微笑荡涤了心上尘埃。有人在岔路口指点，他要感恩，是那个指点使他顺利通往彼岸。就是贫穷时也要感恩岁月留痕，让他回忆过去，珍惜今朝。

玉峰用《钟灵毓秀陵水河》作为他这部散文集的总题，旨在唤起更多陵水人珍爱和守护这条我们共同的母亲河，这陵水河本身就是一部大书，她赐予我们的恩，也许我们一辈子也读不完。

WH 新书架

第七天
余华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年6月

余华时隔七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新作。小说的开头写的是：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充满悬念的开篇让人颇为好奇。

父亲塑造女儿的未来
约翰逊 著
北京出版社 2013年3月

美国“好父亲”组织的创始人里克·约翰逊阐述了父亲该如何与自己的女儿建立起彼此都渴望的亲密关系，帮助女儿健康成长、获得内心的幸福和满足。

科斯与中国
张曙光 盛洪 著
中信出版社 2013年5月

国内众多顶级经济学家们一起探讨科斯的文章结集，全面展现了科斯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科斯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中国的变革产生的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WH 品书斋

作家笔下的父亲

■ 钟芳

徜徉文学的历史画卷中，作家笔下的父亲丰富多彩、神圣温暖。慈祥的父亲，像一把伞在风雨中飘摇为你遮风避雨；宽容的父亲，如细雨在你灵魂深处为你撑起一片绿荫；睿智的父亲，似一面镜子永远给你启迪和教诲。

朱自清的父亲家喻户晓，情深意长，是我国文学作品的经典，令人慷慨动容。在《背影》一文中，朱自清写道：“在祸不单行的日子里，在祖母去世，自己差使交卸，不得不变卖家中典质的情况下，依然宽慰我天无绝人之路。并亲自送我到车站，拖着肥胖的身子过铁道爬月台为我买桔子。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地流下来了。”纸短情长，作者笔下的父亲，虽已苍老，腿脚不便，可不变的是对儿子真情的呵护和关怀。父亲的背影，让当时自以为聪明的朱自清悔恨垂泪。这样的父爱，如香茶，只有慢慢品过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甘甜和醇香。

朱自清的《背影》插图。

周海婴的父亲鲁迅先生，中国的文化巨人，有“民族魂”之誉，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诗句更是广为人知。然而，在儿子周海婴的眼里，父亲并不“横眉冷对”，而是十分的宽厚慈爱、博大精深。鲁迅把儿子周海婴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常在自己的日记里、和友人的通信里，事无巨细地提及自己的儿子。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也有大量的细节描摹，比如：鲁迅招待客人的时候，会特别在客厅里寻下眼巴巴的海婴，将手里的糖果递两块给他；亲自给海婴配药看病，为此，鲁迅曾笑言，扯大这个儿子，自己都要成“二十五孝”父亲了……周海婴回忆说：“我在家里，感觉父亲对我，跟普通家庭一样，而且更和蔼，没有大声喝斥，或者是训斥。当然也有他看我不乖的时候，拿一个纸卷起来，轻轻地在屁股上打打，这完全是一个威慑作用吧。”对孩子未来谋生，鲁迅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好父亲，父亲的话闪烁出博大的光泽，为孩子起航把握人生的方向。

舒乙眼里的父亲老舍先生，温和可亲、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老舍非常热爱生活，十分欣赏儿子对画画、唱歌、刻图章、收集邮票、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当他知道儿子上五年级时被选为小学学生会主席时禁不住大笑起来。在《我的父亲老舍》一文里，父亲虽然不爱言语，可对他的事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一次去东北出差，父亲很关切地问是否带好车票，我说有，可他并不相信，非得亲眼见我拿出来放好才放心。而且非得让他带两根皮带，并把自己的皮带给了他。父亲的行为，让儿子在火车上笑了一路，并终于明白了父亲心中那份独特、深藏的爱意。

许地山在《落花生》里，讲述了一个言传身教的父亲，教育子女们做人要有花生品格。“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父亲的话蕴藏了丰富的人生哲理，这种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影响了作家的人生。许地山一直没忘记父亲对他的教诲和希望，他以“落花生”作笔名，时刻激励自己，做一个有用的人，并用行动实践了这一心愿，成为优秀的作家。

香港作家梁凤仪说，恐惧时，父爱是一块踏脚的石；黑暗时，父爱是一盏照明的灯；枯竭时，父爱是一湾生命之水；努力时，父爱是精神上的支柱；成功时，父爱又是鼓励与警钟。

许多时候，生命是一条潺潺的小溪，左岸是高山挺拔的父爱，右岸是青草芬芳的母爱，绘就一幅幅人生的山水画卷。父爱与母爱一样，都是蚀骨柔情，有牵有挂，无怨无悔，全部给予子女。而身为子女的我们，应该及时领略和报答那一份如山般弘远厚重的父爱，父爱永恒！

WH 诗书苑

久钓未觉寒

■ 冯椿

吴乾机先生赠予我他写的诗集《南海涛》一、二两卷时，说他喜欢李白的诗。

看看《南海涛》卷中的《垂纶柳江》：“冬新野宜人，驱槎泊古源。满脸渔翁乐，久钓未觉寒。”眼前的这一片原野尽管在冬天也是清丽宜人的，划着小小的竹筏停泊在古源边，满脸春风，心情似渔翁一样格外舒畅，久钓也不觉寒冷。诗中“槎”和“钓”两字用得很好，“槎”让人想起了学海泛槎，商海泛槎，诗海泛槎，如再深入地想，还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况味。“钓”使我想起了独钓寒江雪的“钓”，想起了姜太公的那把钓。还让我想起了孩童时代在海边河畔漫不经心的“钓”，甚至想起了人生长河里的“钓”。不过，我的“钓”感到有些“寒”，而吴先生“久钓未觉寒”，正凸显他的功力。

喜欢李白当然要从“风骨”谈起。李白提倡“风骨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明练，有金石声。”他重视“兴”，“挥斥万变，动不离静，彼质我斤，挥风是骋。”这是李白的“风骨”。

吴乾机深受李白的影响，却不“效颦”。读吴先生的诗，观笔墨，随足迹，寻其幽，足见“道以通至精”。诗集按内容可分为：应景、应情、怀古及商趣。应景的有：江南烟柳、塞上落日、古都旧影、楼堞明月、沧海晚潮、野陌春深。应情的有：乡情、友情、爱情、同窗之情，志同道合者有，一见钟情者也有。还有一定篇幅怀古和写商趣的诗。

吴乾机先生跨入大学校门时就开始写诗了。他走遍祖国河山，或城乡山野，或江河海湖，不论四时，每到一处，兴起有感提笔即写。他的诗不轻浮、不夸张、不奢侈、不急躁，景丽意佳，境深韵长，有质有骨。从他的诗中探索他的人生之轨迹，亮点不少，颇受启发。我在读他的诗时，被他所塑造的意境熏染，感受到了诗人的喜悦心情。如他的《灞桥阳柳》：“商道采诗出洛阳，三月春风满长安。灞桥一株相知柳，轻拂青丝向朝杨。”感受到诗人春风一路的得意情景。

吴先生喜爱李白，他的诗在遣词造句方面更接近于陈子昂。但又没有子昂那种“洗心饰视，发挥幽郁”。吴先生的诗更多凸显的是李白宣扬的“逸气顿挫，英风激扬，腾薄万古，微而彰，婉而丽，悲不自我，兴成他人”的格调。因此，吴先生具有了他自己的“风骨”。“森阔午亦阴，雾重烟绕林。路高古木近，山深云更深。”（《王道行》）诗之蕴含丰富，意趣盎然。

吴先生的诗另一特点是道儒结合的双“质”。《矿山夜漫步》：“寒蟾挂下弦，随影上山巅。都惜月色好，循道健心身。红尘光阴贵，相学恋神仙。莫怨君来迟，更有迟来君。”诗中的“寒蟾”、“随影”、“循道”、“惜月色”、“恋神仙”、“迟来君”全是老庄的情愫。

《南海涛》一、二卷书影。中国文联出版社

WH 书斋月

旧书新读不亦乐乎

■ 易水寒

有些书，本来读过，还是要买。如纪昀著《阅微草堂笔记》。我先后买过几个版本。我不搞收藏，买书就是为了读。之所以买重复了，也有特殊原因。比如第一本是精华本，第二本便是全本，买第三本则是忘记了买过全本，于是又买一次。这次买是因人在深圳，书在长春。既然在书店碰到，便买来放在床头，可以随时翻阅。

笔记中事大同小异。不知是长辈们看了纪晓岚的书才口口相传下来，还是先有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才有了纪晓岚的书，或者是二者互相影响？

这位纪晓岚先生，算起来也是我们的乡贤，其故乡河间府距我的家乡阜城县不过一百多里地，而其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多次提到的景州（景县）、连镇、富镇、东光等，都离我家不远，读来有地域亲近感，即使谈鬼论神也不觉恐怖。小时候听乡亲们口口相传很多鬼故事，有些就出自该书中的故事。

高尔泰著《寻找家园》。高先生是画家，同时又是与吴冠中一样的思想者。这本带自传性质的书最先在《读书》杂志上以专栏形式连载过。我从图书馆借来，读完很震撼。写过去的事很沉痛，高尔泰沉痛尤甚。目前来看，这样的书不是太多，还是太少了，中国人忘性大，不时时提醒，十年八年就全部忘记，到了下一代，干脆不知还有这么回事，悲剧重演也就难免。

这本再版的《寻找家园》号称增补版，增加了几篇新文章。买来不是为这几篇新文章，而是希望再次接触作者之体温。

流沙河著《Y语录》。流沙河原名余勋坦，Y当为其姓氏第一个字母，语录者，即君子自道也。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十多岁时就在杂志上读过他的系列文章《Y先生语录》，都是百八十字一段的小故事和小品，类似于“世说新语”。流沙老文字通达幽默，记得1997年他在《新民晚报》发表过一篇短文，大意是说，邻居家的母狗和自己家的公狗发生恋情，后来母狗被抱走，临走在门口撒了一泡尿，公狗凑过去闻尿，“如读一首情诗”。这本《Y语录》或是近年新创作的断章，但风格没变，读来如见老友。

旧书新读，不亦乐乎。